



东欧红星的陨落

—— 一个记者的所见所闻



有 仁

新 华 出 版 社

一、红星陨落以后

(一) 多瑙河畔红星悄然陨落

狂飙刮掉了一个又一个红星

1989年9月22日，匈牙利政府宣布拆除全国所有建筑物上的红五角星。在那秀丽的蓝色多瑙河畔的匈牙利国会大厦顶上照耀了几十年的红星悄然熄灭了。这颗象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象征社会主义制度的红星陨落了。

从1989年夏季开始的那场狂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先后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上空的红星统统刮灭了。这些国家人民45年流血流汗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了。

我第一次看到匈牙利国会大厦的红星，是将近10年前的事。

1983年4月，我首次踏上匈牙利国土。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正是花红树绿的季节。多瑙河从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蓝天白云倒映在河面上，碧波粼粼，河水显得分外的蓝。河西布达区盖莱尔特山上解放纪念塔塔顶耸立的自由女神像同河东佩斯区河滨国会大厦顶端的红星遥相呼应。入夜，国会大厦光芒四射的红星高高照耀在万家灯火的上方，更显出它的庄严伟丽。可是，现在这颗直径3米、重1吨的五角星已被拆除，人们只能在顶端光秃秃的国会大厦前作为历史陈迹来凭吊了。

那一年，我和几位同行在匈牙利访问过农业社、工厂、餐馆。农业社退休社员、70多岁的辛高老大爷对我们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不会讲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生活我是清楚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是雇农，父母只有少量土地，尽管父母努力劳动，生活依然十分困苦。现在只要你诚实劳动，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收入，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我认为，如果我国早一点革命成功，我们的生活早就可以这样好了。”

我们还访问过匈牙利最大的企业之一——通斯拉姆灯泡厂。当职工们知道我们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记者时，表现出一种亲人般的激情。他们一再说，我们是一家人。在布达佩斯一家实行承包制的国营餐馆里，经理向我们介绍了匈牙利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经营体制改革。

西方的某些人说，东欧人民摒弃了社会主义，欢迎复辟资本主义。还说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给他们带来自由和幸福。在剧变之际，东欧国家内也的确有一些人为反对派掌权而欢欣。可是当我眼前重新浮现出匈牙利的这些朋友时，我很难

想象，他们看到自己祖国上空红星陨落时会有什么心情。红星的陨落真能给他们带来自由与幸福吗？

骑驴看唱本

1989年4月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的圆桌会议，经过59天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在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后闭幕。统一工人党承认了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在政治上作出了一系列根本性让步，团结工会则保证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支持统一工人党政府的经济改革。

波兰朝野上下一片欢呼，认为从此国内各种力量将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共同为建设国家而努力。西方报刊也纷纷喝采。

在我国，不少人也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一些报刊在评述这次圆桌会议成果时指出，这是“通往民族谅解之路”，是“实现民族谅解的开端”，说圆桌会议“取得了很大成功”，“是波兰走向全民和解的第一步”。也有人说，这是“一次有益的政治实验”。有人就此谈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的关系时，用了“昔日不共戴天，今朝握手言和”的评语。

4月11日，波兰一位无党派记者在同我探讨波兰形势时却忧心忡忡地说，“圆桌会议成果不大，也许达不到当局预期的改善经济改革条件的目的。”“圆桌会议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这些协议能否顺利执行和达到当局预期的目的，还很难说，很可能达不到。”他特别担心的是，“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合法化以后，当局能否控制局势也很难预料。”

这位记者的担心不幸成为了事实。1989年9月12日，波兰出现了以团结工会首席顾问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的、以团结工会为主导的政府。统一工人党丢失了政权。

这时对波兰局势的前景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议论。

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化”，今后将出现团结工会和统一工人党在民主选举中平等竞争并轮流执政的局势，类似美国的两党制那样，这有利于发扬民主和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波兰不可能形成美国式两党制。

有人认为，团结工会上台，不管它主观意图如何，波兰仍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团结工会上台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1989年12月20日中国出版的一份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说，波兰经济将“朝着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波兰政治上可能沿着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起监督作用的多元化政治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则可能沿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波兰实行带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波兰的任何政府，即使是以反对派为主体的政府，都将继续留在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之内”。

关于东欧其他国家的局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议论。

这种种议论，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当时的回答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二)剧变后的东欧经济

波兰工人夫妇的信

这里，我想摘录我和我的内子在波兰从事记者工作时结交的波兰朋友——一对工人夫妇的来信。

这些信都是在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掌权后寄来的。这时我们已回到国内。

1990年5月收到的信中说：“我们这里正恢复资本主义。现在，百物昂贵，工厂纷纷关门，人们被解雇。（我所工作的）电影院关门了，我被解雇了，现在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不够生活之需。”

1990年10月，我们又接到了他们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波兰，生活非常吃力、艰难和昂贵。明年可能会更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至少会持续五年。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可是价格昂贵。物价高得许多人干脆买不起。补助金和退休金非常低，特别是退休金。”

波兰人解放后始终没有形成彼此称同志的习惯。只在党内会议上才互称同志。一般场合下都称“潘”（先生）和“潘妮”（女士）。让我在这里也用这习惯称呼吧！

这对夫妇住在外地。潘在电影院工作，已年过六旬；潘妮也年近六十。我们曾到过他们家小住。他们每次到华沙，也要到我们家来坐坐，聊上半天。

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结婚单过了。老俩口住着三间一套的公寓式住宅。我们看过他们年轻时的照片。那时的潘妮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潘则是一位英俊小生。现在，潘虽然已略显秃顶，但走路、说话、干活仍然像小伙子，还在上班。潘妮则成了一位胖大妈，患有轻微心脏病，按当时波兰规定，已达到二等残废标准，病退在家，每月领取相当于工资75%的残疾补助金。两口子生活得挺自在。潘爱好绘画和拍电影。在我们到他们家小住时，他们请来了七、八位老朋友同我们欢聚，潘还用他的小电影机为这次相聚拍了一段电影哩！无论是在他们家或是在我们家，潘妮爽朗的笑声总是不断，而潘则总是默默地微笑。他们的晚年生活充满了乐趣。他们是性格开朗的乐天派。

可是，现在，他们在来信中似乎变成了另一种人，信中充满了忧郁、哀叹。

从“猪头值班”到“商品丰富”

剧变以前，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商品比较匮乏，而匮乏情况也不尽相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商品还是比较丰富的。

我是在1983年3月到4月第一次访问波兰的。当时波兰刚刚经历了1980—1981年的团结工会工潮的风暴，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经济遇到了困难，反对派乘机活动，工人纷纷罢工游行，国家陷于接近无政府的状态。

1980—1981年，工业生产连续两年下降，净产值下降近五分之一。钢减产18%，煤减产17%，肉减产28%。通货膨胀严重，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经济已达到崩溃的边缘。1981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宣布实行全国军管，禁止团结工会活动，着手整顿社会秩序和经济。而工潮后果在1982年仍有很大影响。这一年生产形势继续恶化。1983年经济情况刚刚有所好转，但仍然十分困难。在这次访问时，我参观过华沙市中心的百货商店。卖服装、鞋帽、衣料、地毯、家具的营业厅，基本上是空的。卖食品的柜台上许多商品标明是陈列品、非卖品。刚开始军管时有20多种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而这时凭票供应的只剩下七八种最重要的必需品，如肉、黄油、巧克力、糖、植物油、汽油等。

1985年我第二次去波兰，担任长驻记者。到剧变前的1988年，市场商品已相当丰富了，物价也便宜。但有些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自动洗衣机、彩电等，依然供应紧张。商店一到货，顾客立即排成了长龙，迅速抢购一空。我们想把办公室已用了30多年的窗帘更新一下，好不容易在商店里才发现了比较合适的品种，可是商店规定每人每次只能买10米，我们只好倾巢出动去排队，才买够了需要的数量。

保加利亚供应比波兰好一些，但也不算十分丰富。罗马尼亚供应最差。那些年，齐奥塞斯库政权为了归还外债，大量出口产品，包括生活必需品如肉、水果等等。结果，这类商品在市场上奇缺。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曾信步逛商店。在肉店看到的是“猪头值班”，柜台上没有肉，只

有猪头可卖，而且一只猪头劈成四块卖。偶尔见到一些苹果，不仅个儿小，而且表皮皱巴巴的。波兰的国际“倒爷”们乘火车把波兰生产的用大麦烘烤而成的“代用咖啡”大量运到罗马尼亚去卖。列车进入罗马尼亚，还没等到达布加勒斯特，在沿途各站就被抢购一空。

在匈牙利，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色了。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肉店里，看到的瘦肉、肥肉分割出售，柜台上各种各样的香肠，鸡、鱼等应有尽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也大体如此。

但这六国，除了要用美元、西德马克等购买的外汇商店以外，一般商店里都很少有西方进口货。

剧变以后，情况完全变了。在华沙，商店里琳琅满目，过去匮乏的商品如电冰箱、彩电等摆满了店堂，任人随意购买。而西方进口货到处都是。除罗马尼亚仍显出商品不足外，其他各国都显得商品丰富、市场繁荣。

于是一些西方人士和报刊以此来说明，剧变给经济带来了好处，市场繁荣了，人民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

可是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究竟应当怎样理解昔日的商品匮乏与今日的“商品丰富”呢？

商品丰富 生产下降

前面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反差，在剧变后的东欧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明显的反差。这就是：剧变后的几年东欧各国政局动荡，社会不安、经济政策紊乱导致生产急剧下降，而市场

却货物丰富。

波兰是在1989年夏秋之交第一个实现了剧变的国家。这一年，它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4%，1990年再下降23.3%。畜牧业产值1989年下降1%，1990年下降3.2%。许多种产品产量和市场供应量都一降再降。

波兰人是以肉为主要食品的。剧变前肉的供应是比较紧张的，一直要凭票供应。我们可以到专供外国公务人员的商店购买，还没感觉紧张。而当地大学聘请的中国教授，与当地入享受同等待遇，由于肉定量供应，就不得不“计划用肉”了。现在，肉店各种各样的肉都有，敞开供应。可是看一看波兰统计局的公报，却令人迷惑不解。1989年肉的产量比1988年下降13.8%，1990年比1989年又下降20.6%；市场供应量也相应减少，1989年减少7.2%，1990年减少21.5%。

电冰箱供应量1989年减少17.2%，1990年再减少3.1%；自动洗衣机供应量1989年减少7%，1990年再减少42.2%。可是现在商店柜台里这些商品很多，顾客可以随时任意选购。

剧变前，要买波兰小卧车的人如果用美元购买，可随时买到；如果用本国货币买，就要登记排队，据说已排到十年以后。现在小卧车也不难买到了。可是1989年波兰小卧车产量下降2.7%，1990年再下降6.7%。

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在剧变后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奇迹”。

匈牙利市场商品在剧变前就比较丰富，剧变后商品更多了，可是近两年生产却在大幅度下降。匈牙利国家统计局1992年2月20日公布的材料是：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下降4%，

1991年再下降7—9%。工业产值1990年下降7%，1991年再下降19.1%，农业产值1990年减少8.3%，1991年再减少3—4%。种植业1990年减产10—11%，畜牧业减产2%。

罗马尼亚剧变以后，大幅度削减农牧产品出口，用来供应国内市场。1990年全国出口量减少42.1%。多年来货架上经常空空荡荡的商店，现在货物也充裕起来。自由市场上尤其显得商品琳琅满目。香蕉在罗马尼亚已销声匿迹许多年，现在又恢复供应了。罗马尼亚过去很少见到进口货，现在各种西方产品五光十色，在招引顾客。而生产情况呢？据罗马尼亚官方宣布，1990年与1989年相比，国民收入减少10%，工业产值下降19.8%，农业产值下降3%，劳动生产率降低22—23%。

捷克斯洛伐克在市场繁荣的背后也是生产大幅度下降。1991年同199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5.9%，国民收入下降32.4%，工业产值下降21.2%，农业产值下降8.8%，其中畜产品减少16.2%。

俗话说，市场是生产的一面镜子。市场供应的丰富或匮乏，可以准确地反映生产的好或坏。可是在东欧，这面镜子却不灵了，它反映出的是逆向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可真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是一个谜。它的谜底是什么？

西方的物价 东方的工资

1991年2月14日，波兰各地的许多矿工聚集到华沙，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波兰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抗议生活水平降低，他们举的标语牌中有一个上面写的是：“西方的物价，东

方的工资。”看来这就是谜底，这就是上述奇迹出现的原由。

东欧各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为了保证人民一定的生活水平，实行了大部分商品由国家定价并由国家提供价格补贴、以确保价格的低廉和基本稳定的政策。可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构成生产成本的原材料、机器设备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为了维持价格的低廉和基本稳定，国家就不得不拿出越来越多的钱补贴工业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农民不致于因农机、化肥、农药等的价格上涨而生活水平下降，国家不得不一再提高农产品收购价，而为了维持城市人口生活水平又不能相应地提高农产品销售价。这也使国家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不断增长。1980、1981年，各项补贴在波兰国家预算中竟然分别占到60.8%和63.0%。国家的收入大部分被价格补贴“吃”掉了。这成为国家财政不堪忍受的负担，并成为导致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原因之一。

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政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同时又要考虑人民承受能力，曾经试图以多次小步调价、放开某些产品价格、并逐渐减少国家补贴的方式，来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在1981年12月实行全国军管以后，于1982年到1986年采用这种办法取得了一定效果。1986年同1982年相比，零售商品和服务价格总水平提高88.4%。不同产品提价的幅度有很大差别。例如，市内公共交通票价提高500%，火车客票涨价280%，有的商品涨幅则很少。这样，价格趋于合理化。蔬菜、水果价格放开后，产量迅速增加，基本上可以满足市场需要。补贴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逐年下

降，1982年为51.3%，1983年42.8%，1984年42.6%，1985年39.2%，1986年39.0%。

在这一时期，波兰政府也注意提高职工收入，避免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水平。1982至1986年，职工收入提高了110%，高于物价上涨总水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职工实际收入提高了10.2%。

可是，人们的心理上总认为收入不断提高是理所当然的，而物价上涨却难以忍受。反对派就利用这种心理，多次煽动罢工、示威游行，使价格改革遇到巨大阻力，难于推行。

东欧各国反对派在组成了政府以后，都以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完全恢复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它们都提出要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经济。为了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困难，它们实行了所谓“休克疗法”。第一步就是取消政府对物价的补贴，把价格全部放开。为了使经济按经济规律运转，放开价格，实行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它们为了不造成物价、工资轮番上涨以及遏制通货膨胀，规定严格限制工资增长，使工资增长远远低于物价上涨，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种做法受到了不少人的非议。

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在1989年10月通过的、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提出的经济改革纲领规定要“充分实行市场机制，尤其是定价自由”；1990年初取消价格限制。巴尔采罗维奇还提出，工资增长幅度不得超过物价上涨幅度的十分之三。1989年8月波兰已放开全部食品价格，随后又放开了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结果，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00%，

1990年消费品物价再上涨590%，而职工名义收入1989年仅增长286%，1990年增加400%；实际收入1989年第四季度就下降了21.6%，1990年又下降28.1%。

匈牙利政府1990年1月8日决定，除含脂2.8%的牛奶外，其余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匈牙利国家统计局1991年2月28日发表的公报承认，放开价格后，1990年消费品价格涨了29%，人民平均实际收入下降。1990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8.9%，1991年达到35%。

保加利亚1991年2月1日放开绝大部分商品价格。肉、奶、蛋等食品价格暴涨6至10倍。生活用品上涨2至5倍。职工最低工资仅增长1.6倍。3月份商店货架上开始出现大量商品。

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1月1日也放开了食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而1991年2月，居民生活费用就比1990年底上涨了31.8%。捷克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部长米兰·霍拉莱克在1991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承认，由于食品价格的放开和上涨，人们需拿出更多的钱去购买食品，也就没钱去购买其他消费品了。这一年人们实际工资下降了30%。

罗马尼亚1991年4月1日起停止对食品的价格补贴，面包、蛋、肉的价格上涨一倍。

物价大幅度上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居民实际收入大大降低。如果说，剧变前居民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费用比重较小，居民可攒钱买冰箱、彩电、小卧车等耐用消费品，现在却要把大部分钱用于吃饭。

波兰统计局的公报承认，波兰职工家庭支出中，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的比重，1989年第1——3季度是42.6%，1990年同期增长到51.7%；对领退休金的家庭来说，则由54.1%增加到60.6%。实际情况要比这还严重。对于低收入家庭说来，甚至全部收入都用于食品了。这样，人们就攒不起钱来买大件商品了。1989年波兰电冰箱市场投放量减少17.2%，价格上涨了8倍；自动洗衣机投放量减少7%，价格上涨9倍；商店柜台里摆满了冰箱、洗衣机却无人问津。这就是冰箱、洗衣机、彩电、小卧车等的产量或供应量比剧变前下降，而市场上却不再有人排队抢购的原因。

不仅如此，甚至一些生活必需品，包括基本食品，人们的消费量也降低了。

1988年，我国一个代表团到波兰访问。代表团访问结束临回国时把他们从国内带来的许多肉罐头送到我们办公室来。团长说：“在国内听说波兰肉供应困难，要凭票供应。我们怕到波兰吃不上肉，所以带了一大批肉罐头。到波兰后才发现，波兰肉并不少，我们不愿把罐头再带回国内，就留给你们吧！。”

肉很多，但仍要凭票供应。这也是一个反差。

在波兰，肉是餐桌上的主要食品。1980年人均肉消费量为74公斤。以后由于经济困难，1982年降到58.5公斤，人们开始感到恐慌，纷纷抢购，市场上肉迅速脱销，政府不得不对肉实行凭票供应。1987年人均肉消费量已恢复到66.7公斤。这对波兰人来说，还感到不够，因此还实行凭票供应。

那个时候，波兰人均消费肉66.7公斤，但人们由于手中有钱，总想多买一些肉，不少人直接到农村向农民买肉。1989年肉产量下降13.8%，由于肉价上涨了15.5倍，人们工资增长不多，因而各种肉制品销售量大大下降，商店、自由市场上到处都摆满了肉，而人均肉消费量却降到45公斤。波兰报刊上的一个材料说，1990年上半年，波兰全国食品消费量下降了30%。职工和退休者平均消费水平1990年比1989年下降27%。

波兰《论坛报》1991年10月17日的文章说，近两年中农业生产下降30%左右，为什么食品还多了呢？最重要的一点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减少。保加利亚《言论报》1990年10月23日评论波兰市场情况时说，“这是迅速提高物价并减少居民手中的钱的结果。”

在匈牙利，近几年由于牛奶和其他食品一再涨价，居民消费量下降。1986年人均消费牛奶194公升，1989年降为191公升，1990年再降到160公升，即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这样，市场上牛奶难于销售，形成了过剩。匈牙利官方承认，1990年上半年匈牙利整个食品消费量下降了15%。1991年初，在匈牙利出现了奶农把牛奶倒在马路上、阴沟里以示抗议，而城里部分居民却买不起牛奶的怪现象。

这种“市场丰富”带来的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降低。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3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有89%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统计局1992年4月9日公布的材料说，1991年通货膨胀率达57.9%；

1991年12月同1990年12月相比，居民实际收入减少25.6%。保加利亚的一份材料表明，在剧变以后有95%的人生活水平下降。保加利亚中央统计局透露，从开始放开物价的1990年2月1日到10月31日期间，肉类消费量下降了64%，牛奶消费量下降38%，蔬菜下降56%，蛋下降48%，水果下降43%，汽油下降58%。保加利亚《经济生活报》1992年3月的报道说，保加利亚目前有45.2%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

罗马尼亚总理斯托洛然1992年2月在对记者谈话中承认，罗马尼亚居民购买力比1989年下降20%。

1990年2月从团结工会分裂出来的“团结——80”工会1990年3月23日对这种现象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团结工会政府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实现商店货架满而人民肚子空的平衡”。

美国《纽约时报》1990年12月31日在一篇关于东欧经济的评论中说：“在今天的波兰，货架是满了，长长的购物队是没有了，但这是由于控制了工资和经济衰退，人们的收入减少了，波兰人根本没有钱去购买市场上的东西。”

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们

位于华沙西南郊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是波兰最大的企业之一。全厂有职工15000人。这个厂在80年代初工潮期间是十分著名的，是团结工会在华沙的重要基地。厂长倾向团结工会。全厂70%的工人加入了团结工会。当时的团结工